

我与我的对话

有价值悦读

刘以鬯

Wo Yu Wo De
Dui Hua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非外借

我与我的对话

有价值悦读

刘以鬯 著

梅子 编

Wo Yu Wo De
Dui Hua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8-142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与我的对话/刘以鬯著;梅子编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
(有价值悦读)

ISBN 978-7-02-013547-9

I. ①我… II. ①刘… ②梅… III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散文
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90681 号

责任编辑 陈彦瑾 周方舟
装帧设计 陶 雷
责任印制 徐 冉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88 千字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
印 张 11.25 插页 3
印 数 1—6000
版 次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547-9
定 价 3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出版说明

社会飞速发展,欲求稳定健康、立足长远,必须有具备良好价值的文学读品,丰富和保护我们个体的心灵和创造力;社会飞速发展,现实的我们,也确实没有多少完整的时间,投入心性的培养和审美能力的提升。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这套“有价值悦读”丛书,以作品精到为编选方向,以形态精致为制作目标,旨在为当今奔忙于生计和学业的人们,提供一个既可以随时便览,抽时间细细品味也深有内涵的文学经典读本。

初出第一辑,以当代优秀的小说家为主,每人一册,不特选小说,作者有被称道的散文作品亦纳入该作者的选本。

限于目前的具体情况,一些作者未能收入眼下这一辑,我们将在后续的出版过程中,满足大家的要求。

我们热切地期盼广大读者,对我们这套丛书提出意见和建议,使我们能够做得更好,我们彼此能够更贴近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目 录

酒徒(节录) \ 1

对倒 \ 13

寺内(节录) \ 61

陶瓷(节录) \ 83

岛与半岛(节录) \ 109

天堂与地狱 \ 141

榴槿花落的时候 \ 147

副刊编辑的白日梦 \ 155

链 \ 161

动乱 \ 169

春雨 \ 179

吵架 \ 187

除夕 \ 195

蛇 \ 209

蜘蛛精 \ 217

黑色里的白色 白色里的黑色 \ 223

盘古与黑 \ 237

风雨篇 \ 245

赛马 \ 247

借箭 \ 253

黑是罪恶的保护色 \ 255

双喜 \ 259

孙悟空大闹尖沙咀 \ 263

打错了 \ 267

追鱼 \ 271

认字 \ 273

争辩 \ 275

我与我的对话 \ 279

大眼妹和大眼妹 \ 283

渡轮 \ 287

错体邮票 \ 291

旅行 \ 295

他的梦和他的梦 \ 297

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 \ 301

这是一幅用文字描绘的抽象画 \ 305

游戏 \ 311

九十八岁的电车 \ 315

回家 \ 317

轻描香港 \ 319

记叶灵凤 \ 323

忆徐訏 \ 337

《畅谈香港文学》序 \ 345

《酒徒》(节录)

五

这条街只有人工的高贵气息;但是世俗的眼光都爱雀巢式的发型。我忘记在餐厅吃东西,此刻倒也并不饥饿。醉步踉跄,忽然

忆起口袋里的续稿尚未送去。

我是常常搭乘三等电车的。

有个穿唐装的瘦子与我并肩而坐。此人瘦若竹竿；但声音极响，说话时，唾沫星子四处乱喷。售票员咧着嘴，露出一排闪呀闪的金牙，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述姚卓然的脚法。

（我应该将我的短篇小说结成一个集子，我想。短篇小说不是商品，所以不会有人翻版。我应该将我的短篇小说结成一个集子。）

走进报馆，将续稿放在传达的桌面上。时近深宵，传达也该休息了。

噤噤噤，那个编“港闻二”的麦荷门以骤雨般的疾步奔下木梯。一见我，便提议到皇后道“钻石”去喝酒。我是一个酒徒，他知道的。我不能拒绝他的邀请。“钻石”的卤味极好，对酒徒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引诱。坐定后，他从公事包里掏出一个短篇来，要我带回家去，仔细读一遍，然后给他一些批评。我说：我是一个写通俗小说的人，不够资格欣赏别人的文艺作品，更不必说是批评。他笑笑，把作品交给我之后，就如平日一样提出一些有关文艺的问题：

——“五四”以来，作为文学的一个部门，小说究竟有了些什

么成绩？

——何必谈论这种问题？还是喝点酒，谈谈女人吧。

——你觉得《子夜》怎么样？

——《子夜》也许能够“传”^①，不过，鲁迅在写给吴渤的信中说：“现在也无更好的长篇作品。”

——巴金的《激流》呢？

——这种问题伤脑筋得很，还是谈谈女人吧。

——依你之见，“五四”以来我们究竟产生过比《子夜》与《激流》更出色的作品没有？

——喝杯酒，喝杯酒。

——不行，一定要你说。

——以我个人的趣味来说，我倒是比较喜欢李劫人的《死水微澜》《暴风雨前》《大波》与端木蕻良的《科尔沁旗草原》。

麦荷门这才举起酒杯，祝我健康。我是“有酒万事足”的人，麦荷门却指我是逃避主义者。我承认憎厌丑恶的现实；但是麦荷门又一本正经地要我谈谈新文学运动中的短篇小说了。我是不想谈论这种问题的，喝了两杯酒之后，居然也说了不少

① 传，指传世。

醉话。

麦荷门是个爱好文学的好青年。我说“爱好”，自然跟那些专读四毫小说^①的人不同。他是决定将文学当作苦役来接受的，愿意付出辛劳的代价而并不冀求获得什么。他很纯洁，家境也还过得去，进报馆担任助理编辑的原因只有一个：想多得到一些社会经验。他知道我喜欢喝酒，所以常常请我喝。前些日子，读了几本短篇小说作法之类的书籍后，想跟我谈谈这一课题，约我到兰香阁去喝了几杯。他说莫泊桑、契诃夫、奥·亨利^②、毛姆、巴尔扎克等人的短篇小说已大部分看过，要我谈谈我们自己的。我不想谈，只管举杯饮酒。现在，麦荷门见我已有几分醉意，一边限制我继续倾饮，一边逼我回答他的问题。我本来是不愿讨论这个问题的，喝了酒，胆量大了起来。

——几十年来，短篇小说的收获虽不丰厚，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表现的。不过，由于有远见的出版商太少，由于读者给作者的鼓励不大，由于连年的战祸，作者们耕耘所得，不论好坏，都像短命的县

① 四毫小说，20 世纪 60 年代初流行的、内容以奇情、惊险为主的通俗小说，由“三毫子小说”延续而来。每册约四万字，售港币四角（毫）。其中有些作者后来成了文坛名家。

② 奥·亨利今通译欧·亨利。

花,一现即灭。那些曾经在杂志上刊登而没有结成单行本的不必说,即使侥幸获得出版家青睐的作品,往往印上一两千本就绝版。读者对作者的缺乏鼓励,不但阻止了伟大作品的产生,而且使一些较为优秀的作品也无法流传或保存。只因为是如此,年轻一代的中国作者,看到林语堂、黎锦扬等人获得西方读书界的承认,纷纷苦练外国文字,将希望寄存在外国人身上。其实外国人的无法了解中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。在他们的印象中,中国男人必定梳辮,中国女人必定缠足,因此对中国短篇小说欣赏能力也只限于《三言二拍》。曾经有过一个法国书评家,读了《阿Q正传》后,竟说它是一个人物的 sketch^①。这样的批评当然是不公平的,但是又有什么办法?一个对中国社会制度与时代背景一无所知的人,怎能充分领略这篇小说的好处?不过,有一点,我们不能不承认:“五四”以来的短篇创作多数不是“严格意义的短篇小说”。尤其是茅盾的短篇,有不少是浓缩的中篇或长篇的大纲。他的《春蚕》与《秋收》写得不错,合在一起,加上《残冬》,结成一个集子,格调与J.史坦贝克^②的《小红马》有点相似。至于那个写过不少长篇小说的巴金,也曾写过很多短篇。但是这些短篇中间,只有《将军》值

① sketch,速写与素描。

② J.史坦贝克今通译J.斯坦贝克。

得一提。老舍的情形与巴金倒也差不多,他的短篇小说远不及《骆驼祥子》与《四世同堂》。照我看来,在短篇小说这一领域内,最有成就、最具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,首推沈从文。沈的《萧萧》《黑夜》《丈夫》《生》都是杰作。自从喊出“文学革命”的口号后,中国小说家能够称得上 stylist^①的,沈从文是极少数的几位之一。谈到 style^②,不能不想起张爱玲、端木蕻良与芦焚(即师陀)。张爱玲的出现在中国文坛,犹如黑暗中出现的光。她的短篇也不是严格意义的短篇小说,不过,她有独特的 style——一种以章回小说文体与现代精神糅合在一起的 style。至于端木蕻良的出现,虽不若穆时英那样轰动;但也使不少有心的读者惊诧于他在作品中显露的才能。端木的《遥远的风砂》与《鹭鹭湖的忧郁》,都是第一流作品。如果将端木的小说喻作咖啡的话,芦焚的短篇就是一杯清淡的龙井了。芦焚的《谷》,虽然获得了文艺奖金,然而并不是他的最佳作品。他的最佳作品应该是《里门拾记》与《果园城记》。我常有这样的猜测:芦焚可能是个休伍·安德逊^③的崇拜

① stylist, 文体家。

② style, 风格。

③ 休伍·安德逊今通译舍伍德·安德森。

者,否则,这两本书与休伍·安德逊的《温斯堡,俄亥俄》^①绝不会有如此相像的风格。就我个人的阅读兴趣来说,他的《期待》应该归入新文学短篇创作的十大之一。……非常抱歉,我已唠唠叨叨地讲了一大堆,你一定感到厌烦了,让我们痛痛快快喝几杯吧!

但是,麦荷门对于我的“酒话”,却一点不觉得憎厌。呷了一口酒,他要求我继续讲下去(这是他的礼貌,我想。)因此,我对他笑笑,喝了一大口威士忌,夹了一大块油鸡塞入嘴里,边咀嚼,边说:

——荷门,我们不如谈谈别的吧。利舞台那部《才子佳人》,看过没有?

——没有看过。听说抗战时期有两个短篇获得广大读者群一致的好评。

——你是指姚雪垠的《差半车麦秸》与张天翼的《华威先生》?

——不错,正是这两篇。你觉得怎样?

——《差半车麦秸》写得相当成功;但是《华威先生》有点像速写。

——就你的阅读兴趣来说,“五四”以来,我们究竟有过多少

^① 《温斯堡,俄亥俄》今通译《小城畸人》。

篇优秀的短篇小说？

——我哪里记得清这么多？还是谈谈女人吧。

麦荷门对女人似乎不大感到兴趣，对酒，也十分平常。他对于文学的爱好，大概是超乎一切的。他一定要我回答他的问题。态度坚决，脸上且有不满意之色。没有办法，只好做了这样的回答：

——就我记忆所及，沈从文的《生》与《丈夫》、芦焚的《期待》、端木蕻良的《鹭鹭湖的忧郁》与《遥远的风砂》、姚雪垠的《差半车麦秸》外，鲁迅的《祝福》、罗淑的《生人妻》、台静农的《拜堂》、舒群的《没有祖国的孩子》、老向的《村儿辍学记》、陈白尘的《小魏的江山》、沙汀的《凶手》、萧军的《羊》、萧红的《小城三月》、穆时英的《上海的狐步舞》、田涛的《荒》、罗烽的《第七个坑》……都是优秀的作品。此外，蒋牧良与废名也有值得提出来讨论的作品。

麦荷门喝了一口酒，提出另一个问题。

——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大时代，为什么还不能产生像《战争与和平》那样伟大的作品？

我笑了。

他要我说出理由。

——俄国有史以来，也只有一个托尔斯泰。我答。

他还是要求我将具体的理由讲出来。

经不起他一再怂恿，我说了几个理由：（一）作家生活不安定；（二）一般读者的欣赏水平不够高；（三）当局拿不出办法保障作家的权益；（四）奸商盗印的风气不减，使作家们不肯从事艰辛的工作；（五）有远见的出版家太少；（六）客观情势的缺乏鼓励性；（七）没有真正的书评家；（八）稿费与版税太低。

麦荷门呷了一口酒，又提出一个问题：

——柯恩在《西洋文学史》中，说是“戏剧与诗早已联盟”；然则小说与诗有联盟的可能吗？

——文学史上并不缺乏伟大的史诗与故事诗，而含有诗意的小说亦比比皆是。我知道你的意思当然不是指这些。

——依你的看法，明日的小说将是怎样的？

——法国的“反小说派”似乎已走出一条新路来了，不过，那不是唯一的道路。贝克特与纳布阿考夫^①也会给明日的小说家一些影响。总之，时间不会停留的，小说家也不可能永远停在某一个阶段。

荷门又提写实主义的问题，但是我已无意再开口了。我只想

^① 纳布阿考夫今通译纳博科夫。

多喝几杯酒,然后做一场好梦。

现实仍是残酷的东西,我愿意走入幻想的天地。如果酒可以教我忘掉忧郁,又何妨多喝几杯。理智不良于行,迷失于深山的浓雾中,莫知所从。有人借不到春天,竟投入感情的湖泊。

一杯,两杯。

魔鬼窃去了灯笼,当心房忘记上锁时。何处有噤默的冷凝,智者遂梦见明日的笑容。

一杯,两杯。

荷门仍在提出问题。他很年轻。我想仿效鸟雀远飞,一开始,却在酒杯里游泳。

偷灯者在苹果树上狂笑,心情之愉快,一若在黑暗中对少女说了一句猥亵的话语。

突然想起毕加索的那幅《摇椅上的妇人》。

原子的未来,将于地心建立高楼大厦。伽马线可能比北极星更有用。战事是最可怕的访客,婴儿们的啼哭是抗议的呼声。

流行文章出现“差不多”的现象,没有人愿意知道思想的瘦与肥。

有人说:“那飞机迟早会掉落。”

然而真正从高空掉落来的,却是那个有这种忧虑的人。